



域傳燈目錄」中，曾有他的「觀經玄義」一卷，現已不傳。在「安樂集」中，他以難行和易行，分佛法爲聖道和淨土兩大門類，認爲憑自力修行，斷惑證真，入聖得果，稱聖道門，是一條艱難的道路；而仰仗阿彌陀佛的偉大願力，往生極樂國土，入聖證果，稱淨土門，是一條容易的道路。他宣稱，在末法的時代，只有淨土一門是出離塵世、超凡入聖的唯一道路。「安樂集」總有十二大門皆引經據典，勸信求生淨土。大師在該書最後，還引「往生經」中佛告阿難：

「有十往生法，可得解脫。云何爲十？一者觀身正念，常懷歡喜，以飲食衣服，施佛及僧，往生阿彌陀佛國。二者正念，以甘妙良藥，施一病比丘，及一切衆生，往生阿彌陀佛國。三者正念，不害一生命，慈悲於一切，往生阿彌陀佛國。四者正念，從師所受戒，淨慧修梵行，心常懷歡喜。往生阿彌陀佛國。五者正念，孝順於父母，敬奉於師長，不起憍慢心，往生阿彌陀佛國。六者正念，往詣於僧房，恭敬於塔寺，聞法解一義，往生阿彌陀佛國。七者正念，一日一夜中，受持八齋戒，不破一，往生阿彌陀佛國。八者正念，若能齋月齋日中，遠離於房舍，常謁於善師，往生阿彌陀佛國。九者正念，常能持淨戒，勤修於禪定，護法不惡口，若能如是行，往生阿彌陀佛國。十者正念，若於無上道，不起誹謗心，精進持淨戒，復教無智者，流布是經法，教化無量衆生，如是諸人等，悉皆得往生。」他明確指出：念佛是正行，同時還應修福積德、致力自利利他的助行，以補充「阿彌陀經」所說的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，得生彼國。」這樣往生「阿彌陀佛國」才穩操「左券」。

大師非常重視經證，他在「安樂集」卷首寫道：

「此所引用的經律論釋，多至四十餘部。其中除『無量壽經』、『觀無量壽經』、『阿彌陀經』等淨土三經外，還引用有『大集』、『涅槃』、『華嚴』、『維摩』、『法華』、『般若』

、『大悲』、『增一阿含』、『十地』、『觀佛三昧』、『十方隨願往生』、『法句』、『大乘同性』等經；『大智度』、『大乘起信』、『俱舍』、『往生』等論；以及此土曇鸞『贊阿彌陀佛偈』等。」可見他旁徵博探，苦心孤詣。但「安樂集」中由於文字重複，難免有堆砌之嫌，因此迦才法師在「淨土論」序中認爲：

「近代有綽禪師，撰『安樂集』，廣引衆經，畧申道理。其文義參雜，章品混淆，後之讀之者，亦躊躇未決。」儘管如此，「安樂集」仍不失爲淨土宗的重要理論書籍之一。

大師主張，以菩提心爲根本，以念佛三昧爲要行，是淨土生因。他引天親「淨土論」中「發菩提心即是願作佛心。願作佛心即是度衆生心」這一論點以爲證明。他反覆論證念佛三昧的不可思議功德，修此三昧必能見佛，命終之後卽生佛前。又念佛三昧具足四攝六度等善行，能消滅過去、未來及現在一切諸障。在「安樂集」中，他既引「般舟經」中的「常念我名」強調持名；又引「觀佛三昧經」中的「觀佛相好」。從這兩點看來，他是持名和觀相兼顧的，但更着重於持名。

唐道宣「續高僧傳卷二十四·道綽傳」載：

「有僧念定中，見綽緣佛珠數相，量如七寶大山。又覩西方靈相，繁縟雜陳。由此盛德日增，榮譽遠及，道俗子女，赴者彌山。恒講『無量壽經』將二百遍。道悟自他，用爲資神之宅也。詞既明詣，說甚適緣，比事引喻，聽無遺句，人各掐珠口同佛號，每時散席，響彌林谷。或邪見不信，欲相抗毀者，及親綽之相善，飲氣而歸。其道感物情爲若此。」據說大師常「面西而坐」，表示他對「西方淨土」的誠心嚮往。並勸導信衆不要向西方涕唾便利，不背向西方坐臥。其苦口婆心，令人感動。

（下轉第23頁）

聖智的鑒照，是洞徹照到沒有形兆之先，道無隱藏的可能，怎可說爲無知？

且無知生於無知。無無知也，無有知也。

所謂無知，是知沒有了。因爲無知，故說無知。無知是相對有知而言。無知是沒有的，因爲有知是沒有的。

無有知也，謂知非有。無無知也，謂之非無。

沒有有知，故說非有，沒有無知，故說非無。

所以虛不失照，照不失虛。泊然永寂，摩執摩拘，孰能動之令有，靜之使無耶？

所以般若爲虛而不失其爲照，照而不失其爲虛。淡泊寂滅，無執無拘。誰能動他令其有，誰能靜他使其無呢？

故經云：真般若者，非有非無，無起無滅，不可說示於人。

所以經中說：真般若，是非有非無，無起無滅，不可以言說表示給人的。

何則？言其非有者，言其非是有。非謂是非有。言其非無者，言其非是無，非謂是非無。

爲什麼呢？說其非有，意在否定有，不是肯定說是非有。說其非無，意在否定無，不是肯定說是非無。

非有非非有，非無非非無，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云無所說。

說非有，非非有，說非無，非非無。所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說沒有說。

(未完)

(上接第29頁「道綽大師與持名念佛」)

唐太宗貞觀二年(六二八)的四月初八日，大師曾大集僧俗弟子於玄中寺，祝佛誕節，欲將捨報而未遂。此後太宗因文德皇后有病，曾遣使到玄中寺訪大師，供養祈禱，可見朝廷對他的尊重。他七十歲時，忽然齧齒新生，一如童年，精神矍鑠，容光煥發，弘揚淨業，老當益壯。

「本傳」記載大師往生時預知時至的情況，說：

「貞觀十九年(六四五)四月二十四日與道俗告別，二十七日於玄中寺入寂，時年八十四。」並謂「自綽淨業……西行廣流，斯其人矣。」他往生後，當代高僧道撫、僧衍，和他的弟子善導，尼大明月等繼續弘揚淨土法門。據記載，道撫是長安洪福寺的高僧，常到玄中寺與大師共修淨業，每次相見，必以淨土共會爲約。大師往生後三日，道撫聞訊嘆道：

「吾常期先行，今乃在後，吾加一息之功，見佛可追矣。」即在像前叩頭懺悔，退就坐而化。僧衍也是并州汝水人，初念慈氏菩薩名號，期上生兜率內院。在九十高齡後聽道綽大師講「觀無量壽佛經」，決心歸棲淨土，每日早晨禮佛千拜，念佛萬聲，後果得往生。尼大明月，介州平遙人，也是在晚年六十歲時在玄中寺聽大師講「無量壽經」後發心精進念佛，終獲往生淨土。

善導(六一三—六八一)，臨淄(今屬山東)人。貞觀十五年(六四一)到玄中寺從道綽大師學「觀無量壽佛經」與淨土教義。後至長安，大弘念佛法門，被尊爲淨土宗二祖(初祖是慧遠大師)。他先後寫「阿彌陀經」幾十萬卷，畫「淨土變」像三百壁。著有「觀無量壽佛經疏」四卷。日僧源空，就是依此經疏，開創日本淨土宗的，因此善導和尚在日本有較大的影響。

雖然淨土宗傳統沒有把道綽大師列爲祖師，但大師對淨土宗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。他雖受曇鸞大師的影響，却無直接師承關係。後世稱大師爲淨土宗奠基人，確是當之無愧的。